# 我可以在这里唱歌

红 孩

小时候,总觉得唱歌是一件挺难为情的事。尤其在读小学时,我最怕音乐老师把我单独叫起来,让我在同学面前唱歌。说来也怪,我不仅歌词记不全,而且声音还跑调。记得在小学第一学期期末,老师在我的考评本上,除了语文、算术、体育给打了5分,另外两门音乐和美术都给打了三分。这让我很痛苦,一直想改变。

有人说,你歌唱不好,主要是你胆小,不敢大声地唱出来。于是,我便每天在农场的果园里大声地唱歌。唱过几个月后,胆子倒是大了,可唱歌还是跑调。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以后的各种合唱,我发现跑调的人是可以参加合唱的。

或许是命运捉弄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事媒体工作后,有幸见到了很多的歌唱家,有的还成了好友、忘年交。1993年,我受命到北京电视台采访春节晚会,想不到采访的第一个歌唱家竟是我非常崇拜的殷秀梅。两年后,我调到另一家报社,哪里会想到直接领导我的副总编辑竟是著名词作家晓光老师。我对晓光老师说,1984年国庆35周年大庆,我就是唱着由您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手舞着鲜花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后来,我又结识了李光羲、刘秉义、李元华等众多歌唱家,特别是李光羲老师,他还是我们报纸副刊的重要作者,经我手给他编发的文章至少有十几篇。他八十多岁时,还能骑自行车到报社同我聊天。很可惜,去年老人家仙逝,我远在西安治病,未能看他最后一眼。

我之所以写这些文字,缘于两件与唱歌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我的一个朋友老李,他曾在一家企业工作,如今已经退休十几年。他的老伴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老朋友自幼喜欢吹口琴,后来还学会了拉二胡。他当兵前,与在村里插队的女知青相爱了。女知青,也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对我说,她当初所以看上老李,主要两点,一是人长得帅,二是会吹口琴。她至今不能忘记,夏天的夜晚,老李约她到池塘边散步,她只要想唱歌,老李准能用口琴伴奏。她最喜欢唱的歌是《远飞的大雁》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甚至有时会唱到凌晨一两点。知青返城后,老李参军提干,老伴到师范学校进修。前年,老李的老伴突然得了失忆症,经常忘事,严重时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包括她喜欢的歌曲。这令老李苦恼不已,我也替他着急,不断帮他联系医院。但治疗效果一般。前天傍晚,老李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老伴早晨起来冷不丁提出要唱歌,还要他吹口琴伴奏。结果,唱来唱去,老伴把好多歌都想起来了,说话也明白了许多。我问,今天呢?老李说,今天照样唱,要这样坚持下去,说不定她这病就自然好了。我说,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第二件事:近日看一视频,某综艺节目,来了一位乌克兰歌手。歌手说,他的家乡现在正遭受战火,战争让他家失去了房子,他的家乡再也听不到歌声了。但他不能失去音乐,唱歌是他生活的动力。他非常珍惜能来到和平美好的中国,“我可以在这里唱歌,继续实现我的音乐梦想”。他难以忘记,每当他演出,妈妈都要为他缝制演出的服装。在这个舞台,他要演唱歌曲《橄榄树》,以此表达他对家乡对祖国的思念。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歌曲《橄榄树》,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可以说,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每次听都是一次对生活人生的重新认识。但这次听了乌克兰小伙子的演唱,几乎让我的情感彻底崩溃了。尤其是听到那句沙哑而悠长的“我的故乡在远方”,那一刻,我真的好想拥抱他,亲切地叫他一声:“你好,亲爱的兄弟!”

# 盐的千种滋味

(新加坡)尤 今

站在非洲塞内加尔的玫瑰湖畔,看当地人以独特的方式采盐,我惊叹。

这个湖泊,深度只有一米余,可是,每公升含盐量竟然高达380克(海水每公升含盐量32克)!采盐人家只要把木桩插进湖水里,什么也不必做,过了两三个月,往上一提,瘦瘦的木桩就会变成胖胖的“盐棒子”了——当然,这是“懒人”的作业方式;一般,采盐者会站在船上,以铁枝大力击碎凝结在湖底的盐晶块,再跳下水去,用篓子把盐块捞起,以沥水晒干的方式制盐。当地人最大的忧患是,地球暖化,这个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咸水湖受到恶性影响,正逐渐萎缩。当地人一提起玫瑰湖的盐,便无比自豪地表示,这盐,内蕴绵绵不绝的香气,举世无双。我想,也许,玫瑰湖是要在彻底消失之前,以奇异的香气来留住他人的记忆。

站在欧洲马耳他的戈佐岛,看奇尼家族以沿袭自罗马时代的传统方法从地中海里提取珍贵的海盐,我惊喜。

据奇尼家族的成员表示,制造海盐的三大天然原料是阳光、海水和风——采盐人家从大海中把海水泵送到由岩石堆砌而成的大池中,海水在强劲海风的吹拂与和煦阳光的照耀下,逐渐蒸发,七天过后,将浓缩的盐水送到较浅的盐田里,盐田周遭的岩石被太阳烤热了,加速了海水的蒸发。在大自然的推波助澜下,大片雪白的结晶体慢慢地形成了,而这,就是质地清纯、味道带甜的海盐了。几个世纪以来,奇尼家族这种利用海水蒸发而生产海盐的方式一直持续不变。这些海盐是通过人力从洁净的海水中提炼出来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是纯天然的氯化钠,有一股清甜的味道不动声色地潜藏在富于层次的咸味里。我想,奇尼家族制造的海盐之所以美味,是因为他们以长达几个世纪的坚持把浓烈的爱镶嵌进去了。那是一种爱的味道。

走路的云

站在玻利维亚山区,看到那横无际涯的乌尤尼盐沼,我惊愕。

这个盐沼,是由海水形成的巨大湖泊经过几万年的蒸发干涸后形成的,是个天然大盐田,采盐、晒盐、制盐,是当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有趣的是,尽管绵延无尽的每一寸空间都是盐,可是,盐并没出口外销,原因是运输费太高,得不偿失。盐的滋味,在这儿没人重视,大家注重的是盐沼下埋藏着的锂、大家看重的是盐沼带来的旅游魅力。

作为一种调味品,盐在玻利维亚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的。

来到了摩洛哥,盐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我就是在摩洛哥尝到盐无与伦比的好滋味的。

那一回,我骑着骆驼,随游牧民族哈桑一家子扎营于撒哈拉大沙漠。次日早上,滚烫的太阳在喷火,哈桑为我准备的早餐是一块又冷又硬的干烙大饼,淡而无味,我好像在咀嚼粗糙的海绵。哈桑见我食不下咽,便从帐篷里取出了一小包东西,郑重其事地把纸张一层又一层地打开,在最内层处,露出了一堆闪烁如钻石的盐粒,这是他以手织地毯透过物物交换而得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撒了几粒盐在我手中的大饼上,那盐,立马透出了小麦朴实清新的香气,哎哟,那真是一种奢华的味道啊!

盐,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显出了它最深邃的滋味,凸显了它最高的价值。

# 手机丢了

田闻一

我送朋友回酒店,一路沿江走。20分钟后,发现手机丢了。

我锐叫一声:“我的手机丢了。”这可是一件大事,现在的智能手机,比一台电脑还装得多,还有用;里面装有手机银行、照片,三百多个联系人,还有刚写就的文章……不说多了,如果手机落到一个心怀叵测的技术高人手里,要多惨有多惨。仅手机中的支付宝一项功能,他或她就可以立刻从银行套走现金……几年前,智能手机还不普及,我丢了一个价格不菲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当时,情急之中,我用公用电话打过去。电话通了,我心中一喜,对方却不吭声,我心知肚明地说:“这个手机是我的,请还给我,我给你钱。”对方那小子迟疑了一下问:“给多少钱?”我迟疑了一下:“一百元。”

“哼,亏你想得出来,一百元想拿回这样的手机?你磨子头睡觉响(想)转了!”他不屑地说。我慌忙说,“钱可以商量。”可对方咔嚓一声关了机,再不理我,我的那个摩托罗拉翻盖手机,就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今天这部价格相当不菲的华为智能手机,与曾经用过的摩托罗拉手机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这个手机,简直是我的半条命。

我像当头挨了一棒,头嗡嗡响,身上出冷汗,路也走不稳了。朋友安慰我:“没有关系,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哆嗦着说:“没有用的,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想朋友把电话打过去,居然通了,手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朋友急急地说了缘由,那女人居然说,我掉的手机在她手中,她要我们赶快去拿,她在江边“万里号”下等。

“请等一下,我们马上来拿。”我们顾不得真假了,一溜小跑回到万里号下,这时,江边已经没有多少人,我们坐过的那张凳上,坐着一个大姐。

“请问,是你捡到了我的手机吗?”我忙不迭地问。“什么手机?”那大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也不解释,关注着朋友打电话。电话中,女人的声音又出现了:“我在万里号对面的重庆面馆外面等你们。”我们循声转身望去,在一线迷离的灯光中看见她了,个子不高,穿一件有反光的黄马甲。三十多岁,人瘦,脸色黧黑,头发扎成马尾,很可能是农村来的。她对我们说:“这个手机是一个大姐捡到的,大姐等了一会,没有等到你们,急着回去,交到我手中,我已经等了你们好一会。”

她这一番解释,平平淡淡的语言,却让我心绪翻腾,感激万分。沿袭最基本的感激方式,我对她说:“我给你钱,请加个微信,我把钱打给你。”说时,我把她还我的手机递过去,她却像受了侮辱似的,又像我硬要把钱塞给她似的,身子一侧,有点生气地说:“我哪会要你老师的钱,捡到人家的东西要还,这是天经地义。”

我说:“不是给你钱,是耽误了你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钱是我应该给你的,你要晓得,你帮了我好大的忙啊,我刚才都吓昏了。”

她说:“我晓得掉手机的厉害,我两个月前就掉过一部手机,还不是人家捡来还给我的。你老师的手机比我重要多了。如果你老师硬要给我钱,那人家那个捡到这手机人不要我的钱,我也应该给人家钱才对,是吧老师?”她这样一说,我们真没有话可说了。

“老师就这样吧,那边还有活路等着我去做,再见!”她向我们招了招手,转身不见了身影,她瘦小的身影很快隐没在巷子深处的黑暗中,唯见她穿在身上的黄马甲的反光一闪又一闪。

外地来的朋友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你们成都人素质真高!”我想起几年前掉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的情状,前后对比真是天渊之别。不禁想,随时都在说,我们国民素质提高很快,却没有感性认识,今天看来还真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减字木兰花

夏至

松 庐

立竿无影。斗炳南旋阳极盛。

飞电奔雷。骤雨初过涨碧池。

流空萤火。夜照莲枝何娜娜。

杨柳风生。听得新蝉第一声。

朱剛畫戲

贿赂骗功名
逃遁钻狗洞

狗洞 (设色纸本) 朱 刚

夜光杯

# 一米视角看生活

蔡金萍

刚从四川南充回上海,这次是带着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参加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剧组里的演员和舞美队伍基本都是80后和90后,还有3名来自马兰花艺术团的小演员,最小的才6岁,他们都是上海儿童剧的未来和希望。这次参演我们带回了一块“优秀儿童剧”的获奖奖牌,也带回了行业内全国专家对我们的肯定。

今年是我们剧院的创办人宋庆龄先生诞辰130周年,剧院也已经成立了76年。在宋庆龄先生“实验性、示范性”的办院方针指导下,中福会儿艺已经创作了近400部作品,剧院首任院长任德耀创作的经典儿童剧《马兰花》自1956年创排以来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这部作品也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儿童剧,经过几次复排,它至今仍是儿童剧舞台上的不老常青松。

我刚进剧院的时候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当我从前几任院长手里接过儿童戏剧的担子的时候,更多的是接过了一份责任,76年来剧院承担的是一份为少年儿童创作精品力作的社会责任感,要为他们提供正能量的作品,要让他们感受到世间的真善美,在看了儿童剧之后,小观众的内心能得到一些小小的触动。

让这个76岁的儿童艺术剧院艺术生命长青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传承与发展的助推器又是什么?

剧院的受众群是0-18岁的少年儿童,针对不同年龄的观众创作不同题材样式的儿童剧,多元化的创作让剧院诞生了中华传统题材剧目《东方小故事》《东方小故事2》《司马光》《花木兰》《年兽》和中华文化探源作品《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以及反映当下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灿烂的阳光》《彩虹》《大顺子吼歌》《那山有片粉色的云》《放飞的天空》等。为中小学生创作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创作是剧院多年的坚持,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正处在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为他们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创作难、演出难,要被他们真正喜爱也不容易。为他们创作好的作品,首先要主创“下生活”,深扎到现实生活的土壤深处。

这次我们带去参加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的《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就是当时已有70多岁高龄的编剧欧阳逸冰老师亲自走进贵州大山里创作出来的,他扎根当地毕节市与当地的孩子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该剧的主创团队在二度创作之初,跟随着欧阳老师的脚步走进贵州采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才让该剧充满当地人文风情特色。扎根生活、懂得生活的艺术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能让我们剧院艺术生命长青的秘诀。

从2015年开始,剧院开始将经典文艺作品搬上儿童剧舞台,从第一部《泰坦尼克号》到《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以及今年年底即将上演的《唐吉诃德》。这一系列的魅力在于能让孩子们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沉静下来,用跟他们一样高度的“一米视角”看一部经典文艺作品的舞台呈现。成年人的经典能搬上儿童剧舞台,并被这些孩子们追捧,就是因为编剧、导演和主创能让自己用跟孩子一样的高度看待这部作品,看待这些孩子的生活和精神需求。

剧院创作的发展依靠的力量是人,是剧院自己的编导团队,将这个传承与发展的秘诀传递下去,为这个团队搭建一个创作发展的平台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要让这些热爱儿童剧舞台、愿意为少年儿童奉献的编剧、导演们有展现自我的空间,让孩子们能拥有更多喜闻乐见的儿童剧。

(作者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十日谈

名家与经典

以史为鉴,“走好中国道路”。

责编:朱光 沈琦华